□编辑/王　婷
□版式/张程程
□审校/樊莉莉

母亲的“三八”妇女节

□徐云

“我要去村上过节。”这是母亲每年“三八”妇女节前夕都要对我说的话。母亲已经八十岁了，早已不适合到村文化室去参加那里的庆祝活动。在母亲的心里，“三八”妇女节是她一年里最盼望的节日，比其他任何一个节日都重要。

有一年的“三八”妇女节，外面下起了鹅毛大雪，母亲要去乡上过节，说是评上了“三八”红旗手要上台领奖。母亲很兴奋，我也围着母亲高兴地跳起来。平日里总喜欢在外面溜达的父亲，这一天早早起来给我们做好了饭。母亲照着镜子梳头发，在她漆黑浓密的头发上别上那枚平时不舍得戴的发夹。看着镜子里的母亲，我们伏在她的肩头：“妈妈好漂亮啊。”母亲笑了笑，拿起镜子贴近一点，从头发到眉毛，到眼睛，到鼻子，到嘴巴，再把镜子绕脸一周，叹口气：“走！带你们过节去。”大礼堂是个仓库，马脊梁的构架使得屋顶很高，窗户很小，里面黑漆漆的，墙上挂了几个马灯。粮食交完了，仓库变成了开会的礼堂。我们去得早，中间有几个条凳。人越来越多，小孩子被挤到人群中。那时候我的个子只到母亲大腿的位置，我害怕被踩，便挤了出去，在外面等母亲。一个粮仓的空间不足以装下二百多人，女人们在里面开会，男人们挤在外面，把门堵得严严实实。我们在外面能听到里面传出的阵阵掌声和欢笑声。母亲的力气非常大，先抱起小弟弟，又用另一只手抱起我。看到母亲那么激动，我小声地问：“妈妈，给你们发糖了没有。”“没有，我们是大人，不发糖。”这是母亲一年里最开心的一天，这一天她不用洗衣服做饭，也不用干外面的杂活。这一天她是自由的，她可以出去和姐妹们坐在一起叽叽喳喳。父亲主动承担下家里里外外所有的活，包括带孩子，他把这一整天的时间给了母亲。母亲只舍得占用短短的几小时，片刻的欢乐让母亲的精神世界一下子丰盈起来。

我过这个节日比母亲奢侈多了。单位在节日前搞庆祝活动，姐妹们一起聚餐，节日那天放半天的假。我在上班后的第二年，用攒下的钱给母亲买了一对金耳环。此后的每一年，我们姊妹相继给母亲买金饰。

村里的庆祝活动每年依旧继续，奖品从糖果瓜子到牙膏毛巾再到电水壶。村民们能歌善舞自编自演，将美好的生活编成节目展现在舞台上。母亲看着年轻的女人们在舞台上载歌载舞，用她那骨节突出的手使劲鼓掌，嘴里一直喊着：“好，好！”

从苦日子过来的母亲，伴着这个节日一起，把日子越过越好，“三八”妇女节的氛围感也越来越好。“现在的生活好，她们天天都在过‘三八’妇女节。”每当听到村里媳妇爽朗的笑声，母亲就这样感慨到。

又是一年“三八”妇女节，母亲提出去村里，我们带她在村里转了转，告诉她年纪大了不适合在村里过“三八”妇女节，能看出她的失落。我们给她穿戴好，还化了淡淡的妆，小孩子们围在母亲的身边，“奶奶最爱的节日，也是我们大家的节日。”弟弟的闺女说出了我们要说的这句话，母亲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大姐

□裴春晖

每年春节，我们平辈之间拜年，第一个就是去大姐家。

我们姊妹比较多，去大姐家拜年的时候，约好领着老人，带着孩子，还有孩子的孩子，从四面八方聚拢来。这一天，家人们几乎能到齐，也是大姐的小院最热闹的时候。小孩子在堆得像小山似的雪堆上滑雪，裤子、鞋子湿漉漉的，脸蛋冻得紫红。男士们围坐在桌子旁，有酒就足够了；女士们围在厨房里夸奖各种菜品、欣赏彼此的衣服、发饰，聊着开心的事。

大姐乐呵呵地进进出出。一会儿取菜，一会儿取肉，抽空再和我们聊几句。大姐的两个儿媳妇一个是“大厨”，一个是帮厨，手脚麻利、配合默契，两大桌菜已经摆好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着吃着喝着玩着，笑声飘出大姐家的小院。

心灵手巧的大姐，抱着她亲手做的绣花布拖鞋，给每个外甥、侄女送几双。孩子们抱着大姐送的拖鞋，就好像拿到了过年红包一样，开心得满屋子夸。外甥说：“姨妈，这是我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，我太喜欢了。”侄女说：“姑妈，你的手太巧了吧！是乞巧那天穿针引线乞来的吧，织女也比不上你。”大姐笑得脸上的肉都挤成一堆了。我的孩子在国外工作，没有回来过年，这次大姨妈的精品拖鞋好像也领不上了，我笑着逗大姐：“你在发拖鞋呀，我闺女的呢，我代领。”

我在帮着收拾碗筷，大姐走到我跟前轻声说：“我给潇潇（我的女儿）又粘了十双，等我有时间了，我慢慢做。”我爱怜地说：“大姐，你也太累了，还要带孙子，做两双就行了。”大姐笑着说：“我都已经粘好了，用缝纫机做起来快得很。”我感激地看了大姐一眼。

大姐做拖鞋，在她们村都是出了名的。她做拖鞋用的鞋面、裹边，缝纫机上用的针、线都是一系列的，大号小号的针都有，各种质地的、五颜六色的面料俱全，粗细不一、色彩各异的线应有尽有。邻居做拖鞋缺针少线的，不用等到赶集的时候去买，在大姐家准能找到。只要到她家来串门的邻居、朋友、亲戚，她都喜欢拿出她做的拖鞋，还有做拖鞋的材料让人欣赏，简直就是一个拖鞋材料超市。

大姐做拖鞋很讲究，拖鞋的底部都要用缝纫机轧出花样来，菱形的、波浪形的、对称图案的、四片树叶围成花朵状的等等，她只要看一眼图案，就能轧出来。滚边与鞋面颜色要一致，鞋帮与鞋底上在一起用的线也要与裹边的颜色一致，针脚的大小要匀称，有一点不满意，她都会拆了重做，她自己就是监工。以前大姐做拖鞋时，自己亲手在鞋面上绣花，她绣花时，不用画图案，胸有成竹，飞针走线。用她自己的话说绣花是个粗线活，怎么想就怎么绣，有时用各色小珠子穿成鱼形的、蝴蝶形的花样；有时还用剪刀剪出各种寓意美好的动物花形，粘在鞋面上，用金丝线勾个边，再用彩色的线在身体上点缀一下，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小动物就爬在鞋面上了。

现在大姐老了，又要带孙子、做家务，她就买带有各种花色的鞋面，趁孙子睡觉的时候，做上几针，有邻居来串门，跟孙子玩的时候，她再抽时间做几针，拖鞋都是在挤出来的时间中一针一线完成的。

大姐好像不知道什么叫累。给自己的儿孙每人做了十几双拖鞋，每一个侄儿外甥都穿过大姐做的拖鞋，我记不清大姐给这些晚辈们发过多少次拖鞋。

今年春节，孩子们收到大姐亲手做的色彩绚丽、款式各异的拖鞋，如同收到了年终奖，这是大姐给每位亲人的深情厚谊。

铁盒子

□李明

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床头的铁盒子是我梦寐以求的宝物，因为从我记事起，任何时候都能从这个铁盒子里取出一些小零食或小玩具，陪我度过了童年时光。

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，感冒发烧是家常便饭，每次病倒我都吃不下东西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母亲都会将珍藏的铁盒子拿出来，如同变戏法一般，从里面取出我喜欢吃的零食和糖果，随后将糖果泡在水杯中，找一个软管放在我嘴边让我喝下去，同时将小零食喂我吃下，在母亲的照料下，我很快好起来。我一直觉得，这很大程度归功于母亲的铁盒子。

每当我不舒服的时候，第一时间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喊母亲让她来瞧瞧我，母亲每次看到我躺下，便熟练的打开铁盒子，拿出一些好吃的，看着我吃下后就去找医生。记得有好几次，我躺下后母亲摸了摸我的额头，测了体温，发现我在装病，随后轻轻的拍了拍我的后背，转身去拿铁盒子，看着我大口地吃着零食，母亲的嘴角露出了笑容。

在我印象中，这个被母亲藏在家中柜子上面的铁盒子，只要打开就会有我喜欢吃的零食和糖果，年幼的我总是吵着闹着问母亲这盒子是哪里得来的，但母亲每次都找各种借口搪塞我，渐渐地我也就不再问了。直到有次外婆来家里，开玩笑的问我有没有好吃的，我踩着凳子将铁盒子抱了下来，把里面的糖果、小零食一股脑儿全部倒在外婆手心。外婆看到铁盒子后先是惊讶随后感慨地与我聊起铁盒子的来历。母亲从小胃疼，吃东西很少，外公心疼母亲，赶集的时候买了一盒子糖果，每次胃疼的时候吃上一两颗就会有所缓解。后来，外公每次从外面回来都要给母亲买一些糖果，母亲很珍惜，将铁盒子保管得很好，直到母亲出嫁后，这个铁盒子才随着母亲来到了新地方。

后来家里面的条件好起来，老旧的铁盒子慢慢淡出了我的视野。去年我回家过年，和母亲说起以前的一些事情，自然而然提到了铁盒子，我告诉母亲它是陪我成长的小伙伴。母亲听到这里，起身去拿铁盒子，然后很神秘的让我打开，里面是整齐放置的一些照片和一张银行卡。母亲熟练地拿出每张照片说着以前的故事，随后告诉我银行卡是她一点一点攒的钱，我每次给她发的红包，全部都存在这张银行卡里，看着母亲，我眼中泛起了泪花。年后，我离开家的时候，母亲将铁盒子交给我保管。

在返程的火车上，我打开了铁盒子，里面是母亲给的压岁钱、一把糖果以及一张全家福照片，照片后面母亲一笔一划地写着：吾儿远行，一路保重身体。

行文至此，虽然我远在新疆，但是每次看到母亲的铁盒子，总会想起以前的事，思绪万千。

小时候会变魔术的铁盒子，长大后才发现，会魔法的从来都不是这铁盒子，而是母亲满满的爱。

婆婆

□马月

我和我的婆婆已经相处了22年了，这二十多年，婆婆对我的影响渗透在生活、工作等各个领域，我由衷地敬佩她。

婆婆从来不糟蹋粮食，在农村的时候，剩菜剩汤都是鸡狗的，进了城以后，按照家里人数做饭，很少糟蹋，节俭就像刻在婆婆的骨子里，伴随了她一辈子。

婆婆的勤俭不是抠搜，而是那种大大方方、摆得上台面的持家，很有分寸，是婆婆智慧的拿捏。

婆婆年轻的时候做过代课教师，但是为了照顾家庭放弃了，颇有遗憾，她全力以赴做孩子的家庭后盾，让孩子们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。

2006年，我的儿子出生了。孩子从襁褓到幼儿园一直是婆婆在照顾，这些年，但凡我和爱人顾不上家时，无论婆婆在哪儿，都会过来帮我们。我获评优秀时，婆婆打趣说：“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。”我知道她既是替我高兴，也是觉得自己的付出很值得。

有的时候，我也吃惊，一个在农村摸爬滚打的妇女，为何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思路清晰？或许是因为本分做人、踏实做事是她的处事原则。

我是回族，丈夫是汉族，这些年我们相互尊重彼此的生活习惯，在各自的习俗里最大程度地包容对方的传统，幸福生活二十余载。

今年春节，一家人闲来无事，婆婆给我看她的快手账号，里面发布的有自己的手工布鞋、美颜修饰照……我突然觉得70多年来，婆婆把自己全部奉献给家庭和子女，这会儿才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。

想想和婆婆的这些年，可圈点的事还真不少，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、耿直的人，可是和婆婆生活的这些年，她教会了我担当、包容、理智和温情。婆婆今年75岁，我祝她节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！

绿围巾

□陆晓玉

周末，把父母接到家里来吃饭，一进门，看到母亲系了一条淡绿色的围巾。我说：“妈，围巾漂亮呀，大妹买的？”母亲笑着看向父亲。大妹说：“哪儿是我买的，是爸给妈买的‘三八’节礼物。”

看着母亲的笑脸，真不敢相信父亲会给母亲买礼物。从小到大，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似乎没有给母亲买过东西，父亲的改变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。

年后，父亲打电话给大妹，想让大妹拉上他去商场，给母亲买样东西。父亲身体不太好，大妹怕父亲到人多的地方感冒了，就让父亲在网上买，大妹打开淘宝，父亲选中了这款。物流很快，“三八”节还没到呢，礼物就到了。

父亲把围巾送给母亲的时候，母亲躲到房间里哭了好久。

吃完饭，坐下来闲聊时，我问母亲，父亲怎么想起来给你送围巾了？母亲说着说着，眼圈又红了。母亲说，你爸知道疼人了。母亲眼里虽然含着泪水，脸上却带着笑容。

父亲第一次见到母亲时，母亲就围着这样相同颜色的围巾，穿着一件蓝白色的棉袄，两条又黑又长的辫子，父亲一眼就相中了母亲。

那条围巾是母亲从甘肃来新疆时，外婆给她买的，外婆说新疆冷、路远，围着保暖。母亲来到新疆后，经人介绍认识了父亲，很快就成了亲。由于交通不便，加之生活艰难，母亲很少回甘肃，那条围巾成了母亲思念外婆的唯一物件。外婆去世的时候，母亲没有回去。悲伤的母亲让父亲给她买一条淡绿色的围巾，父亲没有答应。

父亲有文化，做过会计，写得一手好字。他俩性格刚烈，遇事一个不让一个，我们在父母的吵吵嚷嚷、打打闹闹中长大。去年5月，父亲身体抱恙，大半年时间都在医院里。父亲在医院里，念叨着母亲，母亲去看他一次，父亲心情会好一整天。父亲从医院回家后，母亲照顾得非常体贴周到，两个多月的时间，父亲体重增加了10多公斤，面色红润，声音洪亮，有时俩人还拌嘴。

也是这次，父亲体会到了母亲的辛劳，想起了多年前对母亲的亏欠，终于给母亲买了围巾。我和妹妹经常给母亲买衣服、鞋子、围巾、帽子，但都不及父亲给她送的这条围巾。

当所有的付出习以为常，当所有的努力理所应当，没有人理解母亲心里想什么，更不会知道母亲那颗近乎麻木的心里最渴望的是什么。一条围巾让我们找到了答案，是父亲一句温暖的话，一个体贴的举动。

在陪伴中相互关心，彼此温暖，这才是父亲给母亲最好的礼物。